



西人割禾鳥鎗打死一人打傷四人部照例
故殺

刑部 題據廣撫審理定土民韋特郎放鎗致傷

譚朝响身死并傷及譚登鳳等四人一案緣韋特郎
等所住古裴村村前田畝不係祖業康熙年間因村
狴滋事往永定司居住康熙五十年仍回故土所有
村田早爲譚姓耕管韋姓欲歸舊業譚姓不允經府
批斷將田斷分兩股定以石埧水溝爲界乾隆十年
該土司准永定司關提以韋公賴等爲彼處逃戶欲

將韋公賴等解回永定恐糧差無着隨喚譚登雲將
前斷與韋姓之田給與印照令其管業韋公賴等未
知譚姓已有印照仍行耕種該土司又未將韋公賴
等起解至九月田禾成熟譚朝响恃有印照起意搶
割糾同譚登雲等大人各帶禾刀扁担前往搶割韋
公賴見而喊叫譚朝响等卽至村欲言明給照之故
時韋特郎等聞喊先後奔出韋特郎因見禾被搶割
又見譚朝响等已近村門情急携取烏鎗出見譚朝
响等已近村門忙放一鎗意在嚇退致傷譚朝响左

眼倒地又因鎗內藥力不足砂子散開并傷譚登鳳
譚勝南譚朝權譚朝方等四人譚朝响卽時殞命查
已死之譚朝响與受傷之譚登鳳等率夥強搶原係
有罪之人將韋特郎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以鬪
殺論律擬絞等因具題經臣部以譚朝响所種古裴
村田畝五十餘年韋公賴控准經斷給韋姓一半旋
于乾隆十年間永定司關提韋公賴等又經該土司
給與譚姓印照令其管業譚朝响等始行赴田割禾
與無端搶割者不同該撫旣將混給印照之土司議

以革職則責有攸歸自不應復將譚朝响等擬以罪人且韋公賴見而喊叫譚朝响等卽將禾刀扁担丟棄田間徒手至村欲言明給照之故而韋特郎一見卽點放鳥鎗打傷譚朝响登時殞命并傷譚登鳳等四人實係有心致死情屬兇暴自不應寬縱以長士民强悍之風今該撫將韋特郎照罪人不拒捕律問擬實屬情重法輕應令該撫詳察案情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疏稱緣安定土司接准永定土司關提卽私喚譚登雲給與

印照韋公賴等實皆不知但見禾已被搶割人多勢
猛慮必來村爭毆倉猝之際急取鳥鎗點放以致中
傷譚朝响左眼并傷及譚登鳳等四人事在頃刻原
出無心似難遽問以有心之罪譚朝响恃有印照乘
人禾熟謀約搶割未便竟謂其無罪之人仍照原擬
具題又經臣部以譚朝响承種古裴村田五十餘年
之久屢經韋公賴等控告于乾隆七年始經該土司
斷給韋姓一半而譚朝响卽遵斷各半耕種復於乾
隆十年因永定司關提韋公賴又經該土司給與印

照令其管業譚朝响等始持照割禾該撫既將混給
印照之土司議以革職則譚朝响等未便復擬以罪
人且譚朝响將扁挑禾刀丟棄田間徒手至村則譚
登鳳等所供欲言明給照之故確供實情詎韋特郎
一見卽進屋取鎗點放豈得謂之倉卒之際實出無
心且對準打去并傷五人其四人幸而未死又何反
謂藥力不足砂子散開是此案譚朝响不得擬以罪
人韋特郎不得謂爲無心情狀顯然事關故殺重案
未便草率完結應令該撫另委賢員秉公確審按律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去後嗣據該撫
將韋特郎改依故殺律斬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五
年二月內議覆奉

旨韋特郎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疑姦欲毆洩忿誤殺旁人部駁改依故殺

刑部 題據川督審題張啟孟誤戳譚宗聖身死一

案緣張啟孟與譚宗聖堂弟譚宗之妻易氏通姦有

年譚宗母病延醫何維成在家張啟孟疑何維成與

易氏有姦遂起意尋毆洩忿嗣譚宗邀兄譚宗聖來

家商議當被張啟孟在山望見誤認爲何維成潛往

屋側等候譚宗聖出外潑水張啟孟卽拔刀趕戳致

傷譚宗聖左太陽而逸當經譚宗等聞聲赴救扶回

越日殞命屢審不諱將張啟孟依因鬪毆而誤殺旁

人律擬絞監候等因具題經臣部以此案張啟孟雖
供心疑易氏與何維成有姦欲尋毆洩忿並無致死
之心但果欲圖毆洩忿自必擒扭毆擊何致乘其不
備持刀向戳是不獨供情徑庭且由妬姦起衅恐有
別情不得據該犯並非有意欲殺一語擬以縲首致
倖避重就輕事關出入罪名未便率結應令該督詳
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疏
稱張啟孟堅供因疑何維成與易氏有姦原欲尋毆
洩忿自量力不能敵慌忙一戳畏其回毆飛卽奔逃

實非有意欲殺張啟孟仍照原擬具題復經臣部以
鬪殺案件必係忿起一時毫無預存殺害之心方爲
脗合此案張啟孟因疑何維成與易氏有姦懷恨難
甘及望見影响輒持刀潛行伺殺觀其踪跡詭秘于
臨時明係殺機早伏于平日因案情與鬪毆迥別是
以前經題駁另議今雖據該犯堅供原欲尋毆洩忿
自量力不能敵慌忙一戳飛卽奔逃實非有意欲殺
等語但查張啟孟若真慮何維成力大難敵則或糾
人幫毆或待其身入氏室賊衆捉拿自可洩忿何獨

藏身屋側伺便持刀向截是爾時計出萬全業已存
必殺之心卽其一截後隨卽奔跑亦緣爾譚宗聖喊
叫辨出聲音自知錯誤故爾慌忙走脫設使何維成
竟遭毒手張啟孟所見實真安知不盡力連截又豈
止太陽一傷卽行住手詳釋情節其爲因謀誤殺已
顯難檢今祇任張啟孟強詞又飾究難成信讞應令
該撫再行研究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題駁
去後續據該督將張啟孟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具
題臣卽于乾隆十五年三月內議覆奉

旨張啟孟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卷之八

明倫彙編

家範典
訓誨類
溫刻
卷之八

十三歲因救護母舅擲磚傷人致死援案減流
收贖

刑部 題據蘇撫審題阜寧民張麻子毆傷江開和
身死一案緣張麻子父亡母醮向倚堂母舅陸彝過
活陸彝契雇江開和在窑燒磚因其做工遲悞前往
催促張麻子年甫十三尾隨于後陸彝向彼理論江
開和之妻劉氏出言肆罵陸彝回罵江開和遂同劉
氏揪住陸彝髮辮兩相扭結陸彝亦用左手抓傷江

開和右血盆江開和不放張麻子上前拉勸被江開

和用脚踢開張麻子蹲地揉痛隨手拾取半截方磚
擲打適中江開和心坎扭結之時江開和又自碰傷
右後肋詎江開和受傷嘔血逾時殞命查江開和係
張麻子無服親之雇工應同凡論將張麻子依律絞
候具題經臣部以雍正十年臣部議覆江西撫臣謝
旻題丁乞三仔毆傷無服族兄丁狗仔身死一案奉
旨丁乞三仔年僅十四與丁狗仔一處挑土丁狗仔欺其
年幼令其挑運重筐又將土塊擲打丁乞三仔拾土
回擲適中丁狗仔小腹殞命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

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仍追埋塋銀兩給付死者之家欽此欽遵在案又于乾隆十年九月內湖撫晏斯盛題熊宗正毆傷熊健侯身死一案經九卿議覆嗣後凡遇十五歲以下殺人之犯令該督撫查明實與丁乞三仔情罪相符者援照聲請聽候

上裁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亦在案今張麻子犯事時年甫十三因見伊堂母舅陸彝被雇工江開和夫婦揪住不放張麻子上前拉勸被江開和用腳踢開張麻子蹲地揉

痛隨手拾取半截方磚擲去適中江開和心坎殞命
其情罪是否與丁乞三仔之案相符該撫疏內未經
聲明應令該撫詳查確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
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張麻子援照丁乞三仔之案
擬流收贖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內議覆
奉

旨張麻子從寬免死照例減等收贖餘依議

將纏袋繫頸入門圖賴因拉出致斃部駁改擬
故殺

刑部 題據湖撫審題崇陽民饒仙林勒死趙相一
案緣趙相先向饒仙林賒欠酒錢八文復向賒酒饒
仙林不允趙相輒將饒仙林所備敬神之酒取飲致
相爭角趙相取竹鞭向毆饒仙林奪鞭毆其後脇右
脇膈趙相轉身向扭饒仙林用手摔開趙相被摔撲
跌下墮瘡傷膈肚隨經饒開國等勸散嗣趙相復至
饒仙林門首囂罵時已黃昏饒仙林閉門不應趙相

聲言欲自弔死饒仙林畏俱出視趙相自己解繫腰
纏袋拴于頸上急跑進內饒仙林扯住欲拉出外不
虞纏袋原拴活結一拉卽緊以致趙相咽喉氣閉跌
地登時殞命查趙相自將纏袋繫頸進屋圖賴饒仙
林情急畏禍隨手拉住所繫纏袋以致勒斃實非有
意欲殺將饒仙林依圖殺律絞候具題經臣部以此
案饒仙林致死趙相該撫雖稱並非有意欲殺但查
閣全招殊多疑竇如趙相果因被毆懷忿自解纏袋
拴于頸上跑進饒仙林門內比饒仙林既已執其胸

前纏袋力往外拉則趙相勢必氣緊難支豈能轉身
反向內掙卽其向內屬實而以不肯出外之人猛拉
使出則喉間之纏袋着實而項後之纏袋寬鬆何以
死後袋痕週圍交匝與被人勒死無異况纏袋拴于
項上若係死扣倉猝一拉氣閉尙屬可解今旣稱係
活扣其扣自必虛鬆一經手拉何至登時氣絕而撲
跌倒地又何以並無跌挫傷痕恐有謀故別情未便
率結應令該撫再行嚴審務得致死確情按律妥擬
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饒仙林

改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五年十

二月內議覆奉

旨饒仙林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夫妻共毆人致死妻畏罪自縊部駁將夫改流
刑部 題據湖撫審題應山民陳友臣毆傷乾世周
身死并陳友臣之妻畏罪自縊一案緣陳友臣將地
并屋典與乾世周住種議定一年回贖典限已滿陳
友臣憑中先贖回地約定交錢退屋嗣乾世周并妻
鄧氏與程氏口角互相扭住乾世周卽拳毆程氏胸
膛程氏喊叫陳友臣聞聲趨護將鄧氏推跌倒地乾
世周又用拳毆傷陳友臣右眼陳友臣從後扭住乾
世周衣服欲令程氏走脫程氏拾棍連毆乾世周鼻

梁右肫厥二處乾世周掙脫鄧氏隨將乾世周扶回
旋即殞命詎程氏畏罪于次晚自縊身死將陳友臣
依共毆人致死律絞候等因具題經臣部以例內凡
審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助
毆重傷之人監禁在獄與解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
其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若係發配事結之後在
家病故者不得濫改抵償仍將下手之人依律處決
等語細釋例意蓋緣原謀助毆均係案內罪犯既因
本案拖累病故是以准其抵命將下手擬絞之人減

等擬流此案程氏爲首禍先毆之人該撫旣稱實係畏罪自縊則較之因病身故者更堪代抵且係陳友臣之妻是與異姓原謀助毆之人尤屬親切今該撫仍將陳友臣擬以絞抵與例殊未允協事關生死出入未便率覆應令該撫詳核例義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陳友臣改依原謀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准其抵命減等擬流具題臣部于乾隆十六年正月內議覆奉

旨依議

爭水角毆追趕落水淹死駁改鬪殺

刑部 題據川督審題新都民黃林芳毆傷夏永言
落水身死一案緣黃林芳與夏永言兩家田地毗連
夏永言田內用堰水灌溉黃林芳係用河水灌溉築
有堤埂架放筒車引水入田嗣夏永言見已田之水
同兄夏永祚將黃林芳堤埂挖壞黃林芳見而往阻
夏永祚先卽跑回夏永言斥其阻截水道肆行詈罵
黃林芳回詈夏永言拳毆黃林芳肩甲黃林芳用扁
担毆其後肋夏永言奪担拋棄黃林芳復拾石擲打

中傷夏永言左眉夏永言將黃林芳按地黃林芳之
姪黃光元拾棍救護打傷夏永言右腮腴右肱肘經
趙瑜等勸散黃林芳轉回夏永言復行叫罵黃林芳
不服又同黃光元追趕詎夏永言奔避失足入河溺
斃黃林芳等趕至見其沉沒難撈畏罪走散趙瑜等
亦誤認夏永言浮水過河未經往救次日夏永言之
兄獲屍報縣屢審不諱將黃林芳依因事用強毆打
威逼人致死例擬軍咨部經臣部以例載因事用強
毆打威逼人致死果有致命重傷雖有自盡實跡依

律追埋塋銀兩發邊衛充軍等語此專指自盡身死者而言今黃林芳等既將夏永言毆傷復向追趕以致夏永言情急奔跑落水殞命與有意輕生自盡者不同該督將黃林芳依威逼自盡例擬軍與例不符事關生死出入不便率結應令該督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督將黃林芳改依鬪殺律絞候具題臣部于乾隆十六年三月內議覆奉

旨黃林芳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illegible]

彼此互毆傷斃五命係一時抵禦所致並無辜
先聚衆之人各依鬪殺科斷

刑部會看得饒平縣民劉志友等毆傷張俊裕等身
死一案先據廣撫岳疏稱乾隆十一年二月內劉

姓族衆在洋桃山下建造祖祠五月內劉族又以祠

脊短矮欲行加高三日劉志友劉鎮友劉瑞玉劉

蒂容劉亞炎劉亞扶劉皇土劉青容劉阿九同往拆

改張俊裕張阿尾劉象權各有祖墳在山恐祠高有

碍張俊裕同子張林生張阿雍及張阿尾劉象權名

攜鎗械往阻劉解聞知出視見其兇猛隨往投地保
劉志友等在祠工作出與理論張俊裕等趕打劉志
友等劉志友等趨進祠旁寮內取出防夜鐵鎗竹尖
張俊裕將鎗與劉志友格鬪劉鎮友亦恐劉志友受
傷從張俊裕身後用竹尖戳傷張俊裕脊背并右脚
踝奔遁張俊裕戳傷劉志友左肋劉志友用鎗回戳
中傷張俊裕右脇倒地時張林生持鎗向戳劉阿淡
劉阿淡閃側用竹尖戳傷張林生右胳膊張林生戳
傷劉阿淡左脇劉阿淡又戳傷張林生右腋脇奔走

張林生尾追劉瑞玉隨後救護用鉄嘴竹鎗戳傷張
林生右臂膊張林生轉身連戳劉瑞玉左肩甲左手
肱肱劉瑞玉又戳傷張林生右腋肌張林生復趕戳
劉瑞玉劉瑞玉轉身用鎗抵拒中傷張林生右乳上
倒地張阿雍持竹尖戳傷劉阿扶左眉叢劉阿扶用
竹尖回戳中傷張阿雍左乳倒地張阿尾舉鎗向戳
劉皇士劉皇士閃側用鉄嘴竹鎗戳傷張阿尾偏左
張阿尾戳傷劉皇士左腳腕劉皇士又戳傷張阿尾
左腿直透後腿倒地劉象權舉鎗向戳劉青客劉青

客閃避用竹嘴戳傷劉象權額顱劉阿九在劉象權
身後亦用竹尖戳傷左後肋奔逸劉象權復戳劉青
客劉青客格開用竹尖劃傷劉象權左膝劉象權又
戳傷劉青客左手肱劉青客又用竹尖抵戳中傷
劉象權心坎倒地張俊裕張林生張阿雍張阿尾劉
象權傷重于未申兩時先後殞命屍親張志宏等報
縣劉皇士畏罪因族弟劉成在縣克當刑書卽免妹
夫袁可傳往囑料理劉成乘機誑騙敎令捏供并稱
現有門路可以營求脫罪劉皇士將銀三百兩憑袁

可傳交給劉成收受劉皇士復交袁可傳銀八十三兩分給刑書郭儀銀十三兩囑令抄送通詳文稿并兩次送給原差歐利差禮及解審盤費共銀七十五兩經前縣驗傷究出真兇并訪知各書役誑騙得贓情由屢審供認不諱將劉志友劉瑞玉劉皇士劉阿扶劉青客依律擬絞俱監候劉成等分別擬以流杖具題經臣等以例載聚眾共毆原無必殺之心而亂毆一家三命致死者將率先聚眾之人不問共毆與否斬決爲從下手傷重致死者絞候各等語今劉志

友等拆改祠宇張俊裕等執械往阻劉志友等十人各執兇械迎擊立斃五命劉志友等若果無率先聚衆之事工作之所銼鎗竹尖等械從何而來今劉志友等十人所持均屬慣鬪兇械使非預謀械聞當張俊裕等突至其前何暇棄手中工作器具另取尖鎗而工作多人又何以不約而同查未聞之先止據劉志友供稱回寮取械其劉瑞玉等九人供內並未言其械所由來自是劉志友首先携來其率先聚衆情形已屬顯著且事發到官劉志友等猶營求賄賂以

卸其罪今在場五人全被殺死既無對証狡避何難
案關慘殺五命而張俊裕張林生張阿雍又係父子
三人未便輕縱應令該撫究出率先首犯按例妥擬
題駁去後今據該撫蘇疏稱覆加研訊據劉志友
等供稱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三日在祠拆卸瓦片不
特無謀聞之心并不料有爭鬪之事迨張俊裕等持
械攔阻各因手無寸仗入寮携械抵禦雖鎗尖來自
寮中但更寮貼近祠旁卽與工所無異况衅由張俊
裕等攔阻而起並非伊等謀毆聚眾亦無首先號召

之人當日工作伊始俱係空手拆屋並無執有器具
不期張俊裕等突至各因畏兇分頭携械是以不約
而同鉄鎗竹尖均係沿海防夜并農家常用之物實
非憤鬪兇械且查原招劉瑞玉等九人原供俱載有
餘供與劉志友供同字樣則械所由來已據各犯供
及似無率先聚衆情形張俊裕等五人雖全被殺死
無可對質然郭阿諭詹紹宗在場目擊証佐確鑿焉
能狡避以上奉駁情節再三研詰委無遁情應請仍
照原擬將劉志友劉瑞玉劉皇士劉阿扶劉青客均

擬絞監候劉成等擬以流杖具題查此案既據覆加
詳審實無率先聚衆之人應如所題劉志友劉瑞玉
均合依共毆人傷皆致命當時身死以後下手重者
當其重罪例擬絞劉皇士劉阿扶均合依鬪毆殺人
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律擬絞劉青客合依共
毆人致死以致命傷爲重下手致命傷重者絞律擬
絞均監候秋後處決該撫疏稱劉鎮友劉蒂容劉阿
淡劉阿九均合依餘人律杖一百各折責四十板劉
解雖審無在場主令情事其行賄知情亦于律得相

容隱均無庸議外其于張俊裕等往阻之時不卽立
爲排解以致傷斃多命應與誣告劉解等主令幫兇
之屍子張國器均合依不應重律杖八十折責三十
板劉成指稱打點名色合依誣騙財物計贓准竊盜
論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至死減一等律杖一
百流二千里無服之親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係吏
書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免
刺歐利得銀七十五兩折實絞銀六十六兩七錢五
分合依不枉法贓拆半科罪三十兩杖九十律無祿

人涉一等杖八十折責三十板郭儀得銀一十三兩
折實絞銀一十一兩五錢七分合依不枉法賍折半
科罪一兩至十兩杖七十律無祿人減一等杖六十
係書吏加一等杖七十折責二十五板均革役袁可
傳合依說事過錢與受財人同科無祿人減一等例
杖一百徒三年已經病故毋庸議但流犯劉成杖犯
劉鎮友等事犯羈禁在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流犯劉成應減爲杖一百徒三年杖犯劉鎮友
等均予寬免郭阿愈詹紹宗畏克不敢奔救情尙可

原應毋庸議劉志友等原在已地建祠經縣勘明與
張俊裕等祖墳並無妨碍應聽劉姓族人管業毋許
加高以杜衅端劉成等所得賍銀照追入官完報再
該撫前疏稱袁可傳係審擬杖徒之犯取供後保出
在外病故管獄官職名無憑開報至承審病斃一名
例無處分應免開叅又本案失察衙役犯賍職名係
前任饒平縣推陞貴州永寧州告養知州王猶龍但
劉成等得賍係該縣王猶龍自行察出究報事在乾
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應否免議合併聲明聽候部議等語應毋庸議
再該撫疏稱張國器劉解已革監生俱不准開復追
照送銷等語應如該撫所請不准開復乾隆十六年
七月初二日奉

旨劉志友劉瑞玉劉皇士劉阿扶劉青客俱依擬應絞著
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原驗並無口眼歪斜形狀部駁不准依傷風身
死減流

刑部 題據陝撫咨達葭州民高之彥扎傷屈伸身
死一案緣高之彥因屈伸欠錢未償遇見向索拉其
衣服逼討屈伸將高之彥摔跌在地壓住欲毆高之
彥之侄高二則見而救護屈伸隨與高二則相爭高
之彥起身用烟袋扎傷屈伸太陽胸膛當經周三勸
散屈伸因傷輕淺行走如常未經報官嗣因傷口進
風頭臉浮腫報州驗取保辜醫治不痊身死將高之

彥依原毆傷輕不致于死例擬流該犯年已七十照律收贖等因咨部經臣部以此案高之彥毆傷屈伸致死檢閱屍圖屈伸左太陽青紅傷一處皮破腫脹濃血流出係鉄器傷左胸膛青紅傷一處鉄器傷左耳根一處紅色拳傷三傷俱屬致命毆後卽據屈伸自呈頭面腫痛飲食難進恐有不測等語其傷重本足致死可知且查承審各官生前死後兩次相驗並無口眼歪斜牙關緊閉形狀則傷口進風毫無確據卽查該按察使飭駁據件作供稱洗冤錄內載有傷

後誤中風身死者面色黃痿之條以明不必口眼歪
斜之証而屈伸屍圖則又面色青紅並非黃痿更與
傷風無涉乃仍照傷風身死例減等擬流實屬馮空
懸斷難言平允事關罪名出入不便率結應令該撫
詳加查核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
續據該撫將高之彥改依共毆人致死律絞候具題
臣部于乾隆十六年十月內議覆奉

旨高之彥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刀傷捐骨照冒風身死擬流又改克徒執特克
器傷人擬軍駁案

刑部會看得楊和尚卽楊鳳山刎傷張延年冒風身
死一案先據安撫衛疏稱楊和尚毆傷張延年左
膝併刀傷右手背二指均非致命將次平復已越一

十三日因傷處冒風身死楊和尚除毆傷堂兄輕罪
不議外應照冒風身死例擬流援減追埋尹二緝獲
另結具題臣部查此案楊和尚因向楊倉恒懇借未
允探其出外卽帶同尹二將伊家牛隻趕回楊倉恒

聞知邀同張延年追趕楊和尚卽執鉄尺毆傷楊倉
恒顙門復接尹二所帶順刀用背打傷張延年左膝
又用刀刮傷右手二指是該犯趕牛起衅實屬強橫
刀傷二處又非輕傷承審各官遽照原毆傷輕冒風
身死例擬流減徒與例不符應令該撫再行詳審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嗣據該撫衛 疏稱遵
駁提犯研鞫據楊和尚供與前審無異查張延年雖
因傷處冒風致斃但查楊和尚先經趕拉堂兄楊倉
恒牛隻意在挾借起衅實屬強橫又持刀刮傷張延

年右手指背骨損似與原毆傷輕有間僅擬流減徒
無以懲其兇暴查乾隆十一年刑部議覆直督高

題婁成才砍傷張起榮抽風身死一案先照原毆傷
輕冒風身死之例擬流追埋經部駁改擬以婁成才
執持兇器連砍三人張起榮因傷冒風身死若僅按
例擬流未足懲其兇暴但張起榮因傷處進風致戕
其命傷非致命死實因風未便擬以縲絰致與因傷
身死之案毫無區別將婁成才依兇徒因事忿爭執
持兇器傷人例擬軍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楊和尚刎傷張延年右手背冒風身死與彼案情罪相同楊和尚應改依兇徒執持兇器傷人例發邊衛克軍仍追埋葬銀兩雖事在

恩詔以前不准援減逸犯尹二飭緝獲日另結具題臣部復查楊和尚刀傷張延年左膝併右手背骨損雖非致命但係金刃損骨重傷卽不因風亦足致死前經該撫照傷輕中風身死之例將楊和尚擬流是以臣部駁令安擬今該撫既稱楊和尚刀傷張延年右手指背骨損與原毆傷輕有間復援婁成才砍傷張起

榮抽風身死之案將楊和尚改照兇徒執持兇器傷

人例擬軍查張延年刀傷二處骨損致死與婁成才

原案傷止一處又未損骨者情節不同未便牽引成

案仍令該撫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安

撫張疏稱查楊和尚用刀背打傷張延年左膝復

刮傷右手背連二指以致皮裂骨損傷係金刃非同

他物固未便援照中風之例減流毆至骨損實足致

死亦未便僅依兇徒之例擬軍楊和尚應改依鬪毆

殺人律擬絞監候尹二緝獲另結等因具題前來應

如該撫所題楊和尙合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逃犯尹二仍令該撫飭緝務獲審擬另結乾

隆十七年五月 日奉

旨楊和尙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父子三人共毆傷痕四十餘處致命傷七處皆透骨明有臨時故殺情形

刑部 題據直督審題東光革監汪合義砍傷咸一

正身死一案緣汪合義將已地五畝央張中和說合賣與馬大爲業後汪合義另措足用不肯售地張中和撞遇咸一正告知失約情事咸一正飲醉不平隨與張中和齊赴汪合義家咸一正卽行辱罵汪合義亦在醉鄉兩相爭毆比汪合義之子汪三汪四上前將咸一正拉倒汪合義隨拾磚打傷咸一正左胳膊

等處張中和拉勸亦被汪合義誤傷額角先回咸一
正掙起復行趕打汪合義又取棒槌毆傷咸一正脊
背臂膊等處又取鉄車檔連毆咸一正左右肩甲脇
膊等處汪四卽將汪合義拉勸進屋咸一正復闖罵
進屋汪三隨用扁担毆打咸一正後脇數下咸一正
卽將桌椅什物打擲汪合義復持菜刀恐嚇被咸一
正閃至背後揪住汪合義髮辮奪刀汪合義情急隨
手連砍不期致傷咸一正頂心額顙額角眉角胛肱
等處汪三汪四隨將咸一正之手扳開推出過道詎

咸一正傷重當晚殞命將汪合義依共毆人致死律
絞候具題經臣部以此案汪合義因咸一正酒醉尋
事汪合義等父子三人將咸一正攢毆刀砍身死細
閱供情殊多閃爍如據汪合義供稱因咸一正在家
鬧得利害原隨手拿了菜刀要恐嚇他出去因被伊
揪住髮辮恐被奪刀隨反手連砍不期致傷咸一正
頂心等處等語查此案咸一正已被汪合義汪三汪
四用棒槌鉄檔扁担攢毆遍體鱗傷豈能復行打鬧
伊等有父子三人自可推拉出門何至兇砍立斃况

咸一正扭住汪合義髮辮一經刀砍自必負痛釋手
必無任其疊砍多傷仍行扭結之理若果抵死扭住
汪合義髮辮又何以並無掀起傷痕所云反手向砍
不期致傷之處殊難憑信且查驗屍格毆扎傷痕四
十餘處其頂心偏右額顙等七處傷皆透骨其中實
有臨時故殺情形承審官率擬共毆難成信讞應令
該督再加詳審務究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
等因題駁去後續據直督將汪合義改依故殺律斬
候具題已經病故不議臣部於乾隆十七年七月內

議覆奉

旨依議

卷之二

目錄

目錄

卷之二

目錄

毆殺期親之義子不依凡論駁案

刑部議得侯夢卜等毆傷侯夢麟身死一案先據晉撫準疏稱將侯夢卜依律擬流侯好生擬杖具題經臣部查例內凡審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解審中途因而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若係配發事結之後在家病故者不得濫改抵償仍將下手之人依律處決等語今侯夢卜等致死侯夢麟一案細閱全招侯夢卜先用石蒜白毆其胸臆復用石蒜

白連毆其兩膝兩臙肋兩腳腕等處以致侯夢麟斃
命是此案乃一時毆打致死而侯寧遠初到案時並
未有與何人商議及何時毆打之供乃以原要打他
一語定爲此案原謀難成信讞且侯寧遠在家病故
又與監斃在獄解審中途病故之例不符若侯寧遠
果係原謀應擬流之犯該地方官又何得將伊違例
保釋自取其咎揆此情由顯係侯慶卜因見侯寧遠
病故巧爲推卸承審各官並不詳細審訊遽將在家
病故之侯寧遠准其抵命下手傷重之侯慶卜減等

擬流情罪不符事關人命未便輕縱應令該撫再行
逐細推鞠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續據
晉撫阿 疏稱侯夢卜改依家長之期親毆僱工人
致死律擬徒援

赦減杖具題復經臣部以例載義子恩養年久若于義
父及義父之祖父母有犯卽同子孫取問如于義父
之期親外祖父母有犯並以僱工人論又律內子孫
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
者杖六十徒一年毆異姓乞養之子孫至死者杖一

百徒三年故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是義子
于義父及義父之祖父母父母有犯與子孫無異而
毆故殺乞養異姓子孫不得同毆故殺子孫概予輕
典者以乞養原以義合非若親生之重也其不載義
父之期親毆殺乞養異姓之弟姪者以義父之毆故
殺既問以往流則期親等更恩義懸絕當以凡論也
今侯夢卜等致死侯夢麟一案先據晉撫準 將病
故之侯寧遠准其抵命將下手傷重之侯夢卜等擬
流經臣部以侯寧遠係在家身死與監斃在獄解審

中途病故不同駁令安擬今該撫阿復疏稱侯寧

遠于初審之時又將要打他殘疾之情供認當經監

禁坐以原謀因係年逾七旬例得收贖之犯在監患

病發保身死似應准其抵償等語查同謀共毆條例

必實係造意首禍之人方以原謀擬流今侯寧遠雖

因分授住房起衅有要打他之語究係平時忿恨私

言並無造意囑令侯夢卜等共行毆傷確情而當日

被毆緣由又因侯夢麟酒醉嚷罵併欲撲打侯寧遠

是以侯夢卜將侯夢麟撩倒同子侯好生遽用石蒜

三
白先後毆傷與平日要打他之語事屬隔絕衅起一時未便附會前言卽爲商謀在先行毆實據藉稱原謀病斃濫改抵償就使侯寧遠果係原謀該犯年逾七十亦僅有不拷訊之條並無不監禁之律况在家身死與監斃在獄解審中途病故者更判然不符承審各官並不查明更正又以被殺之侯夢麟係侯夢卜胞伯之義子爲辭將侯夢卜改照家長之期親毆僱工人律擬徒減杖不知律載義子與義父之期親有犯並以僱工人論者原以義父而及所親也故律

無明文仍以凡論今該撫復將義子于義父之期親
有犯條例強爲扭合由流減徒復由徒減杖輾轉開
脫不計及已死之侯夢麟含冤泉壤顯有故出情弊
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再行嚴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
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阿 疏稱查侯寧遠之爲

此案原謀屢審確鑿無疑惟該犯先經監禁後因患
病發保身死與監斃在獄者原屬不同未便准其抵
命至查例內原止有與義父之期親有犯並以雇工
人論之條並無義父之期親與義子有犯亦以雇工

人論之文將侯夢卜依律擬絞監候候奸生羅林具
題應如該撫所題侯夢卜合依同謀共賊入夥死下
手傷重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十七年八月

日奉

旨侯夢卜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弟毆死人兄幫埋屍滅跡比照地界內有死人
移埋律杖八十錯擬援

赦奉部查叅

刑部會議得陳宜也毆傷劉之周身死一案據安撫
張疏稱緣陳宜也向欠劉之周銀兩未楚乾隆十
年十二月間劉之周頻向索討陳宜也無償伴許下
晚給豬一隻誘其回歸冀於夜間織完機布次日易
銀償還一更時候劉之周卽携套猪麻繩前往陳宜
也之兄陳榮也先已寢息獨陳宜也在堂織布劉之

周進內先向討銀陳宜也仍以無銀回答劉之周隨
赴猪圈將繩套猪一隻牽出大門陳宜也不捨趕上
拉奪拳毆劉之周左眼胞鼻梁劉之周仍行牽走陳
宜也隨拾石塊混擊嚇其鬆手將猪奪回不期中傷
劉之周左太陽耳竅當卽殞命陳宜也情急喚醒伊
兄陳榮也商謀藏屍滅跡暗令陳榮也幫剝屍衣帽
褲抬至沙灘掘坑埋藏至乾隆十五年三月十四日
陳宜也見山水陡發將屍控起推入水中希圖湍去
滅跡距屍流至洲灘攔住經幼童陸多驚見鳴保報

縣詣驗拘獲陳宜也供出前情屢審不諱陳宜也除
剝衣埋屍及棄屍不失輕罪不議外應依律擬絞陳
榮也擬杖具題應如該撫所題陳宜也合依鬪毆殺
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既稱陳榮也幫同剝
衣埋屍係同胞情切聽從指使按律科罪律無正條
應比照地界內有死人輒移他處埋藏律杖八十事
犯在乾隆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恩詔以前陳榮也杖罪應邀援免等語乾隆十五年八月
初四日欽奉

恩詔係專宥犯法婦女並無男犯概宥之歟該撫將杖犯
陳榮也混行援免殊屬錯誤陳榮也應照擬杖八十
時逢熱審照例減等折責發落仍令該撫將錯擬援
免之承審官職名查叅到日再議乾隆十七年 月

日奉

旨陳宜也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毆死恐人知覺將屍支解希圖滅跡仍擬同役
刑部會看得陳文煥毆傷王氏身死移屍殘毀一案
先據蘭撫鄂疏稱王氏之夫鄭子合雇與陳文煥
家傭工迨鄭子合辭出陳文煥雇王氏在家做飯並
未議立年限文券陳文煥乘妻稍氏歸寧遂與王氏
成姦情密已歷二年有餘鄭子合在別家傭工並不
知情嗣陳煥文於乾隆十三年四月內娶寡婦陳氏
爲妾漸與王氏疎濶王氏欲首姦情陳文煥跪求並
先後許給錢文糧食地畝欲徐徐遣出閤七月十六

日王氏遇鄭子合告知情由鄭子合以勢力不敵含
恐仍令且回陳文煥家後至十九日晚陳文煥同妾
陳氏將睡王氏剪去頭髮撲至房內詬罵王氏扭住
陳文煥衣服拉打陳文煥情急隨取鉄鉞嚇打不期
王氏猛撲收鉞不及以致毆傷王氏頂心偏右倒地
旋即殞命陳文煥恐人知覺令陳氏幫抬至右莊欲
埋又恐日後敗露認出屍首與陳氏商同割屍陳氏
聽從陳文煥用小刀割落王氏兩腳陳氏用鋸刀割
王氏頭顱因未割落陳文煥拉頭陳氏復用小刀將

頭割下陳文煥將頭足另埋一坑又同陳氏將屍抬
往窖邊見窖口窄小又不能放入陳文煥復割下王
氏右胳膊陳氏割其右腿陳文煥令將產門連右腿
割下使男女莫辨以圖滅跡嗣鄭子合往看伊妻陳
文煥假以逃走回荅訪等無獲後陳文煥工人陳希
典之弟純陽保告知埋屍處所兩經相驗研訊不諱
陳文煥除通姦移屍殘毀各輕罪不議外依律擬絞
并援希圖滅跡致死殘毀仍照毆殺定擬聲請具題
經臣等查陳文煥與王氏通姦日久復娶妾陳氏王

氏吵鬧欲首姦情并剪髮撲打以致陳文煥歟毆致
斃復行慘割恐有妬恨支解情事題駁去後今據該
撫疏稱審明陳文煥娶妾陳氏之後與王氏漸覺情
疎王氏吵鬧聲言首姦陳文煥許給錢文糧食欲俟
伊夫別處做工滿日令其一同歸家王氏允從並無
蓄有仇恨之心迨閏七月十九日夜王氏見陳文煥
陳氏同寢一時氣忿剪落頭髮撲至房內混罵扭打
陳文煥拾取鉄鉞嚇打欲使退避不期王氏猛撲收
鉞不及以致毆傷王氏頂心偏右倒地殞命恐人知

覺日後敗露希圖滅跡將屍身割開分埋並非支解
後始行移棄將陳文煥仍照原擬絞候具題應如該
撫所題陳文煥合依圖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陳氏合依殘毀死屍爲從律杖一百徒三年已經
自縊應毋庸議等語均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再該撫
疏稱陳文煥恐日後敗露希圖滅跡將屍割開分埋
情節逐一陳明聽候部核等語查乾隆九年七月內
原任福建巡撫周學健條奏毆殺故殺後又支解人
屍燒燬滅跡者應請絞決斬決定擬臣部議覆尋常

月
卷二十一
三
聞毆並無冤暴情形於毆殺故殺後恐事敗露希圖滅跡致屍有殘傷者應照舊例以毆殺故殺論行文該督撫于疏內仍照舊例定擬於前而情節聲明於後臣等酌核奏請

定奪各等語今陳文煥毆打王氏身死割屍分埋之處該撫既審係希圖滅跡並無逞兇支解情事應將陳文煥依律擬絞仍照例聲明奏

聞再該撫疏稱定安縣知縣門迺正初檢不實併失察人命審解逾限均干例議但已經病故毋庸議可也

乾隆十七年 月

日奉

旨陳文煥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殺死二命殺傷二人駁改鬪殺

刑部 題據湖撫審題邵陽民尹正容毆死龔文異
龔貴華二命并刀傷龔全科龔德章一案緣尹正容
無服族叔祖尹成功携妻唐氏在芷江縣打鉄爲業
尹正容乘尹成功外出與唐氏調戲成姦龔全科亦
乘間與唐氏通姦後尹正容往探唐氏堅拒將尹正
容衣服扯破尹正容見龔全科正搥唐氏後門當卽
扭獲拳毆龔全科掙脫奔逸次日尹正容龔全科遇
于街上互相爭論龔文異手持鉄鎚同龔貴華龔德

章趕至助毆尹正容見人衆難敵順取黃壽宜門首
屠刀砍傷龔全科左臂膊并戳傷龔文異左乳及龔
貴華右肋龔德章脊背等處詎龔文異龔貴華因傷
殞命屢審不諱將尹正容比照率衆共毆一家三人
致死擬斬立決量減斬候具題經臣部以此案尹正
容殺死龔貴華一家二命係一人而敵四人並非率
衆共毆該撫將尹正容比照率衆共毆一家三人致
死例問擬又因其毆斃二命由立決量減一等擬斬
監候均未允協且二死三流同爲一減亦無由立決

減一等改爲監候之例今尹正容殺死龔文異等如
係謀故卽應照殺一家非死罪二人例定擬若並非
謀故實係一時鬪殺亦應從一科斷豈得牽混援引
以致情罪不符應令該撫再加詳審按律妥擬具題
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將尹正容改依
鬪殺律絞候具題臣部于乾隆十八年五月內議覆
奉

旨尹正容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三

與子鬪毆致斃其父改依鬪殺論

刑部會看得陳寶致傷宋德明身死一案據蘇撫莊

疏稱乾隆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陳寶曾在宋德

明家藍內取烟吃至二十九日宋德明之子宋天生

因有當票二張放於藍內不見宋天生向陳寶查問

陳寶答稱未見宋天生遂指陳寶取烟吃遺失勒令

赴典填註失票陳寶不依致相爭角陳寶氣忿用拳

向毆被宋天生拉住陳寶用力將手一縮適宋德明

聞鬧赴勸站立陳寶背後以致肱肘撞傷宋德明心

坎並因身往後退失足踏傷宋德明左腳而宋德明
受傷深重殞命報縣驗審傷供並確將陳寶依因鬪
毆而誤殺旁人律擬絞具題查陳寶與宋天生鬪毆
以致撞傷宋天生之父宋德明身死卽與鬪殺無異
陳寶合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乾隆

二十年四月

日奉

旨陳寶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疑賊先毆已經勸散後遇追趕溺死改依鬪殺

刑部會看得吳三疑竊毆逐馬胡氏赴水溺死一案

據浙撫楊疏稱緣胡氏性本癡呆時常出外閑走

經由吳三之門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吳三之

母沈氏晒有衫裙被失是日胡氏會過其門疑爲所

竊至七月十七日胡氏又經沈氏門首沈氏見而呵

叱胡氏趨避沈氏愈疑卽喚同伊子吳三取繩尋見

胡氏吳三用繩拴胡氏之腰查問所失衣服胡氏不

知剖辦沈氏卽掌批其左腮挾吳三用拳毆胡氏左

血盆一下時黃長千走至詢無贓據卽爲勸釋而散
吳三往田車水胡氏不由原路誤走吳三車水處所
吳三終疑其爲竊欲捉住交保下車追趕詎胡氏脫
逃沉溺殞命屢審不諱查吳三家被失衣服是否馬
胡氏所竊並無贓據將吳三比照誣告人因而致死
例擬絞具題查吳三誣指胡氏爲賊並未告官與誣
告人因而致死之例不符吳三同母沈氏拴毆於前
當黃長千勸釋之後胡氏迷路轉至吳三車水處所
吳三復行追趕以致胡氏赴水溺死是死由毆逐非

因誣告而拷禁身死吳三不應如該撫所擬比照誣
告人致死例擬絞應改照問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奉

旨吳三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圖姦不從誣竊向捕將妻攔推致挫伊夫刀尖
戳傷致死駁改攔推之人抵償其夫擬杖

刑部 題據川督審題中江民杜林推攔李氏致挫

石海山手內尖刀中傷身死一案將石海山擬絞杜

林擬遣嚴才擬徒具題經臣部以此案杜林調姦石

海山之妻李氏不從因而喊罵言欲報官冀圖掩飾

遂誣捏李氏偷竊筭穀糾出革役嚴才等四人假稱

官差齊赴石海山家強指石海山縱妻行竊喝令拴

鎖李氏不甘出向杜林撲毆石海山因杜林始而圖

姦伊妻繼又誣竊向捕憤俱交集遂進屋取刀向杜林嚇截杜林卽將李氏攔推身往後一仰適迎石海山刀刃致傷李氏脊背立時殞命是李氏之死伊夫石海山雖持刀在手實因杜林逞兇將李氏攔推抵禦以致攖鋒斃命今該督將石海山坐以毆妻致死而圖姦誣竊逞兇攔抵致死人命之杜林轉擬發遣揆之情理實未允協應令該督詳審案情另行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開泰將杜林改依聞殺律絞候石海山改擬杖責具題臣部于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內議覆奉

旨杜林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聞人喊姦捕獲令人毆打後下手人擬絞令毆
人照原謀擬流

刑部 題據吉林將軍咨達蘇冲阿等打死張喜一
案緣蘇冲阿係廂黃旗野布冲額佐領下甲長輪值
巡夜帶領閑散達成等巡至四更忽聽閑散青山家
喊叫救人蘇冲阿等俱至青山家門首見有一人將
伊等推開跑出被達成將伊臂膊拉住摔倒蘇冲阿
等一同按捺點燈照看係青山家雇工張喜詢問青
山之妻告以張喜進伊室內按捺欲行強姦蘇冲阿

令花沙布往告屯目觀林觀林令雇工金八回告伊等看守明日再辦蘇冲阿遂令達成等毆打金八亦用木棍毆傷張喜臀腿等處張喜詈罵金八又用鉄鎗木棍毆傷張喜臀腿等處因鎗桿折斷金八掉轉鎗頭毆其左右臂膊經蘇冲阿止住看守時張喜將繩扭開跑走蘇冲阿令金八等赶上扭住張喜髮辮踢其腎囊隨將張喜帶往頭目觀林家張喜傷重不能行走旋卽殞命將蘇冲阿依威力主使人拷打致死律絞候金八依爲從擬流等因咨部經臣部以此

案據稱張喜因欲強姦青山之妻被巡夜之蘇冲阿等聽聞往捕將張喜拿獲蘇冲阿不待送官究治倡言理應毆打致令達成花沙布等執持木棍將張喜毆傷而最後之金八踢傷其腎囊殞命如果衆証明確是張喜圖姦入室原係有罪之人蘇冲阿巡夜往捕共毆致斃與威力主使人拷打者不同如強姦之事並無確証出自蘇冲阿等一面之詞亦不得聽憑該犯狡供捏飾事關縲首未便率覆應令該將軍再行確訊詳繹律文另行妥擬咨覆到日再議等因咨

駁去後續據該將軍將金八依共毆人致死律絞候
蘇冲阿依原謀律擬流等因咨部臣部于乾隆二十
五年五月內議覆奉

旨金八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鎗頭戳傷部改刃傷杖徒

刑部會看得詔安民林湊戳傷張異身死一案據福撫定疏稱林湊與張異同鄉居住素無仇隙林湊與張異田畝毗連張田在上林田在下乾隆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晚林湊與弟林坤各帶竹柄鉄頭鎗往巡地爪在田邊經過見張異田中水滿與林坤用鉄鎗頭掘放張異田水流入已田適張異同弟張馨各帶鋤頭巡田撞見彼此爭較張異舉鋤欲毆林湊林湊用鎗抵格戳傷張異心坎倒地張馨趕毆林坤被

林坤用鉄鎗頭戳傷左腿張馨受傷奔回告知伊叔
張珍往扶張異回家詎張異傷重殞命審認不諱將
林湊依律擬絞監候林坤擬笞具題應如所題林湊
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
擬絞監候再該撫疏稱林坤合依他物毆人成傷律
笞四十等語查林坤執持鉄鎗頭戳傷張馨左腿係
金刃重傷律應擬徒今該撫將林坤依他物毆人成
傷律擬笞與例不符應將林坤改依刃傷人者杖八
十徒二年律杖八十徒二年乾隆二十八年 月

日奉

旨林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被趕失跌身死兇犯比律擬流

乾隆二十九年刑部議覆福撫定 咨稱劉九經追

趕黃上義失跌受傷身死一案劉九經與黃上義各

厥居住素無嫌隙緣黃上義籍隸上杭至永安幫同

黃日福雇工黃上義族兄黃進德曾欠劉九經錢四

千文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劉九經挑簍裝

簍順赴黃進德厰內取討欠錢適魏文有亦欲尋黃

進德取討肉錢因黃進德賣簍未回劉九經遂同魏

文有走回行至黃日福厰邊劉九經疑黃進德在黃

日福廠內邀同魏文有進廠查問維時黃日福往山挖藤黃上義亦經外出黃日福之妻陳氏答以黃進德未來劉九經見黃日福廠內之貓認係伊廠所養欲行拿回陳氏以此貓係黃進德賠還適手中持刀刮羊帶刀向前阻止聲言將貓宰殺大家俱無劉九經將刀奪過斥其白日持刀殺人欲殺人與伊夫理論卽攜猫刀而出魏文有代爲挑簍走至廠後劉九經將猫裝入簍內菜刀插在簍邊魏文有先行劉九經挑簍在后比黃上義回家陳氏告知前情托其取

回菜刀黃上義當卽往趕詭喚劉九經回厰吃飯黃
上義走至見刀插在簍邊卽拔刀奔走從竹林由小
徑而逃劉九經放下箒簍持扁挑喊追黃上義跑走
失足跌落山下被石墊傷左脇左膀并樹枝掛傷腿
腴咽喉等處仍爬起奔走劉九經追至劉升鳳厰前
黃上義業已走遠劉升鳳詢知情由遂卽勸回劉九
經與魏文有各散詎黃上義行至芹菜境不能走動
遇見劉三兒代爲背回至晚黃日福回厰用姜湯灌
救黃上義告以向趕劉九經取刀被劉九經追趕致

跌受傷至十一日殞命查黃上義拔刀奔走劉九經
追趕尙未追及並無推毆情事黃上義卽從小徑奔
走失跌致傷越日身死實與因毆致斃及因推致跌
者有間若照鬪殺律擬絞似屬情輕法重例載律無
正條者應比照某律加減一等劉九經應比照鬪毆
殺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仍追埋葬銀十兩
給付屍親收領黃陳氏令黃上義趕取菜刀肇衅應
照不應重律杖八十係婦人照律收贖魏文有勸阻
不及應照不應輕律笞四十應如該撫所擬完結可

也

父子共毆人致死父先毆有骨斷重傷畏罪自縊子擬絞候比照原謀監斃聲請減流

刑部會看得吳奉儀隨同伊父吳上書共毆胡大定身死一案據貴撫方疏稱緣吳上書胡大定等均

住東門屯屯外小灣後有荒坡一坐坡中古墳三塚其下卽吳上書家園地乾隆二十九年七月初間胡大定赴墳前隙地開挖播莖吳上書以此土係伊園地相近卽指坡上之墳爲祖墓上前攔阻口角而散

七月二十七日胡大定同弟胡大周胡大朝赴場買

油偕鄰人田奉儀轉回值吳上書之子吳奉儀與叔
吳上芝吳上紀亦自塲歸回至青龍山下適遇吳上
書攜帶鎌刀鋤頭往田放水言及開土之事彼此爭
罵各欲逞毆胡大定正在抽取扁挑吳上書先用鋤
頭刃砍傷胡大定右臙肘骨斷倒地斥罵吳上書喝
令子弟向前帮毆吳上芝用棍連毆胡大定手腕吳
上紀用棍毆傷右臙肘胡大定仍罵不休吳上書復
用鎌刀背擊其額角顙門等處胡大定愈加辱罵吳
奉儀亦用扁担連毆胡大定頂心左右皮破骨損以

致胡大定傷重立時殞命嗣吳上書聞胡大定身死
悔懼交加遂于次早投繯自盡均報經督定縣驗審
據供前情不諱查此案已死胡大定雖先被吳上書
毆傷臍肋顙門額角及吳上芝吳上紀毆傷手腕臍
脉猶能詈罵迨吳奉儀最後下手用扁担連毆致金
頂心二傷立即殞命自應以吳奉儀當其重罪吳奉
儀依例擬絞監後聲請可否減流吳上芝等擬以杖
笞具題除原謀應流之吳上書畏罪自縊不議外應
如該撫所題吳奉儀合依共毆人傷皆致命當時身

死以後下手重者當其重罪例應擬絞監候但該撫疏稱起意喝打之原謀吳上書係吳奉儀之父先用鋤刃砍傷胡大定臙肋骨斷並用鐮背擊傷胡大定顙門額角亦有致命重傷於胡大定死後畏罪自縊已屬死于非命與解審病故者無異可否將下手之吳奉儀照例減等相應聲明等語查例載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果于未決之前遇有原謀助毆重傷之人監斃在獄與解審中途病故者准其抵命下手之人減等擬流等語今吳奉儀共毆胡大定致死係伊父

吳上書先將胡大定毆有重傷復喝令吳奉儀幫毆
是吳上書實屬原謀罪應擬流旣因畏罪自縊身死
一命已有一抵與監斃及解審中途病故者無異可
否將擬以絞候之吳奉儀照下手之人減等擬流例
減等擬流請

旨定奪倘蒙

俞允臣部行文該撫將吳奉儀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所
折責四十板仍照例在該犯名下追埋葬銀三十兩
給付屍親收領該撫旣稱吳上芝吳上紀毆傷胡大

定手肱肱等處均合依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
板照例先行發落所爭小灣後山山土查訊兩造均
無憑據且歷係無主荒山應照官荒歸公仍飭該縣
勒石永禁毋許屯民混行爭佔應取具吳奉儀胡大
周等不敢妄佔甘結備案以杜爭端等語應如該撫
所題完結查案犯並未患病合併聲明乾隆三十年
五月十九日奉

旨吳奉儀從寬免死減等發落餘依議

非應捕人疑賊毆死改依鬪殺

刑部議覆湖撫鄂題崔榮崇毆傷張友成身死一

案查崔榮崇與張友成素不相識有雷廷選因已故大功兄之妾蔡氏曾托鄔蘭英爲媒改嫁適張友成代伊戚陳宏先訪覯住宿鄔蘭英家鄔蘭英卽向述知張友成轉告陳宏先相約雷廷選議定財禮經石青和代寫婚書因雷廷選尙未向蔡氏言明張友成亦未交財禮迨雷廷選令石青和李光先通知陳宏先接親石青和等謀以搶親轉告詎雷廷選前抵蔡

氏家適值蔡氏患病未及通言先自歸家張友成同
陳宏先候至半夜無信前往蔡氏家探聽行至徐馬
氏屋側致驚犬吠滴崔榮崇攜帶木棍由田內放水
回至山坡聽聞喝問張友成等心驚不應轉身跑走
崔榮崇疑爲賊匪趕及順用木棍毆傷張友成右肘
肘左手腕并左脊脊傷重殞命審認不諱將崔榮崇
擬絞雷廷選等擬杖具題查張友成聽信石青和等
誤傳搶親前往接應雖屬有罪之人但崔榮崇並無
應捕之責其於昏夜疑賊毆傷致斃自應以鬪殺定

擬崔榮崇不應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
應改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雷廷選不向蔡氏說
明卽令昏夜往接致釀人命陳宏先前往接應希圖
幫搶釀成事端卹蘭英混行作媒均應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石青和李光先飭緝獲日另結乾隆三十年

月 日奉

旨崔榮崇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先係和姦後因欲嫁緘死依故殺斬候見証捏
稱縊死杖徒典史先驗不實降調

刑部題會看得范如運因姦緘死龔顧氏一案據蘇
撫明疏稱緣范如運係龔希載出戶之僕龔顧氏

係龔希載無服姪媳顧氏夫故之後范如運與顧氏
調戲成姦顧氏曾與范如運訂約久長不另嫁人後
顧氏因家貧意欲另嫁范如運聞知盤問顧氏顧氏
亦以實告范如運復欲與顧氏姦宿顧氏堅執不允
並稱若在此胡纏卽欲聲喊范如運因顧氏無情一

時氣忿頓起殺機身靠床沿卽將手內搭膊套於顧氏頸內纏繞兩匝雙手用力收緘顧氏掙扎轉身頭撞床柱致傷偏左額角范如運用力狠緘顧氏旋即殞命顧氏夫弟龔三元聞知往看見顧氏已被緘死慮及報官恐致著緝拖累卽捏稱自縊稟報該縣鄧培蔣辦差公出經典史盧宇訊係縊死取結具詳比顧氏次子龔二觀聞知母死歸家向龔三元詢知被人緘死報縣獲犯審供不諱將范如運擬斬監候龔三元擬徒具題應如所題范如運合依故殺律擬斬

監候秋後處決纂三元比照証佐不言實情減罪人
罪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事犯到官在

恩旨以前纂三元徒罪減爲杖一百再不能審出實情之
前任南匯縣革職典史盧宇應照例降一級調用係
無級可降之員應行革職註冊乾隆三十一年十一
月二十日奉

旨范如運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illegible]

仝草失手斃傷身死比照鬪殺減等杖流

乾隆三十一年刑部議覆蘇撫明 咨稱長洲縣朱

林失手仝傷周天生身死一案緣朱林與周天生之

父周俊臣比鄰素好乾隆三十年四月初十日朱林

手持鉄鎚在己屋地下翻仝草根適周俊臣幼子周

天生年甫七齡跑至朱林地內拾草朱林正在舉鎚

仝下見周天生跑至卽喝走開不期周天生向鎚下

鑽過朱林仝下勢重收手不及以致鎚齒斃傷周天

生頂心血流暈倒比有鄰婦唐馬氏自警報知周俊

臣趕至將子抱回旋卽殞命縣訊不諱將朱林合依
過失殺人者准鬪殺收贖律追銀十二兩四錢二分
給付被殺之家營葬等因本部查此案朱林在地持
鎗翻全草根適幼孩周天生跑至拾草該犯喝令走
開周天生反向朱林鎗下鑽過該犯收手不及以致
鎗齒兜傷周天生頂心身死等語是朱林舉鎗之時
已見周天生在地拾草喝令走開何至收手不及兜
傷殞命與過失殺律內所載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
到之意迥不相符不便以過失殺率覆應令該撫再

行安到日再議容駁去後今據該撫咨稱查朱林
既未與周天生有相爭情形亦無與他有爭鬪之事
且以持鎗工作以致兇傷身死更與以堪殺人之事
爲戲因而殺人者不同若竟以鬪殺論問擬絞抵亦
覺情輕法重將朱林比照鬪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應如所咨完結可也

昏夜互疑爲賊毆傷致死比照捕役拿賊與賊
格鬪誤殺無干之人照過失殺追埋

乾隆三十一年刑部議覆蘇撫明 咨稱江陰縣民
薛象文疑賊毆傷薛興祚身死一案緣薛象文係薛
興祚無服族兄鄰居素好薛象文開張麵店每晚更
餘關店歸家必由薛興祚門首經過乾隆三十年六
月十九晚風雷交作薛興祚堂嫂陳氏聞屋上磚响
疑有賊匪賊知薛興祚開門出視適薛象文自店携
帶扁担而歸誠恐遇雨急走歸家將門掩上正欲進

內點燈開門維時薛興祚疑係賊人隨後追趕見其
走至薛象文門首復疑爲賊匪躲入卽推門追進薛
象文聽聞推門聲响卽行詢問是誰薛興祚未及回
答薛象文亦疑爲賊隨卽轉身以手中扁担打去致
傷薛興祚顛門薛興祚聲喊倒地薛象文點火照看
始知誤毆薛興祚而薛興祚之妻薛夏氏在家因夫
未回令薛興祚之堂叔薛朝升往尋見薛興祚倒地
喊痛問明情由通知屍妻至彼查看將薛興祚扶至
薛象文床上睡卧薛象文正欲延醫軫視詎於次日

屍命案供不諱查薛象文薛興祚於昏暗之間兩人互疑相賊一追一毆並無爭鬪情形故未便以鬥殺同論而薛興祚因見有人走至薛象文家意圖追襲推門而進以致薛象文聞响疑賊黑暗中持担毆打適值致疑又與有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不同唯是薛象文聞响詢問不應疑賊向毆初不意推門之薛興祚亦係趕賊而來實屬耳目思慮所不及薛象文應比照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而誤殺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殺人律追埋葬銀十二兩四錢二

分給付屍屬領埋應如所擬完結可也

兩人互扭旁人勸推跌倒致被膝傷致死以勸
推之人擬抵部駁仍照原擬

刑部會看得江陰縣王富郎與蔡品爭扭被王物寶
推跌致傷蔡品身死一案先據蘇撫明疏稱緣王
物寶係蔡品表弟素無嫌隙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十
四日王富郎在洪永功門內爲洪永功幼女剃頭時
陶長郎亦挑剃頭担經過見而歇下適蔡品與王物
寶走至卽糾合跌錢旋有陸大宗踵至亦與同跌蔡
品因輸王富郎錢三文不給致相爭詈蔡品卽抓破

王富郎右腮腴王富郎亦抓傷蔡品右領頰互相扭
結王物寶勸解不開惟恐伊等將門槌倒恐洪永功
歸家理論欲行推出戶外隨在王富郎背後一推其
時王富郎與蔡品對面互扭站立不穩蔡品爲門檻
所絆仰跌檻外擦傷左右肋王富郎亦仰跌蔡品身
上以致右膝抵傷蔡品臍肚下詎蔡品傷重殞命將
王物寶依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王富郎等擬杖具
題臣等查王富郎與蔡品因跌鏟爭角彼此俱經抓
傷互扭被推同跌倒地王富郎膝抵蔡品身死王富

卽與蔡品始終毆扭並未釋手王物寶係蔡品表弟
若經祖護幫毆則以之擬抵尙屬情理茲該撫旣稱
王物寶扯勸不開恐其極壞洪永功之門欲行推出
是王物寶並非在場幫毆之人卽王富郎之抵由於
王物寶之推以爲原始之論而王物寶之推則實由
於王富郎蔡品之鬪尤非王物寶肇起事端乃置始
終毆扭抵斃人命之王富郎於不問而將在旁推勸
之王物寶擬以絞候於情法未爲允協應令該撫核
明妥擬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該撫查王富郎還

抓蔡品領頸僅破浮皮嗣雖互相扭結並未動手毆打其膝抵之傷由於王物寶推跌當王富郎蔡品扭結之時王物寶雖勸解不開在場尙有陶長郎等不難喚同拉勸且洪永功之門槌破與否亦與王物寶無涉乃勸解不開卽用力往外向推以致蔡品王富郎齊跌倒地膝抵致傷身死則蔡品之死實係王物寶推跌所致是王物寶卽屬下手傷重之人自應以王物寶當其重罪仍以王物寶照鬪毆殺人律擬絞監候王富郎仍照餘人律擬杖應如該撫所題王物

寶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律擬絞監候王富郎起釁爭扭致被推跌照餘人律
杖一百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王物寶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烏鎗致傷兩姨表弟因母已改嫁應同凡論

刑部謹題河撫阿 題王建立烏鎗打傷張關生身

死一案緣張關生係王建立兩姨表弟乾隆十三年
九月初十日張關生之母張張氏曾向王建立之母
王張氏借銀五兩立有借契歲給麥九斗嗣因王張
氏改嫁張張氏每年惟做給王建立布鞋二對以抵
稞麥三十一年九月王建立攜帶烏鎗赴地打雁順
往張氏家索鞋吵鬧張關生因王建立頂撞伊母斥
責其非且欲撲毆經張張氏喝止王建立卽持烏鎗

火香而出張關生尾追混罵王建立恐其趕毆轉身
舉鎗意圖嚇退將手一脫火香落於火門鎗傷張關
生左脇殞命審認不諱將王建立依故殺外姻總麻
卑幼律擬絞具題查例載烏鎗傷人致死者以故殺
論又律載外姻總麻尊長毆卑幼至死者絞不言故
殺者亦止於絞又例載於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
生母黨屬仍照服制定議外其餘均同凡論各等語
今王建立本係張關生總麻表兄但伊母既經改嫁
則嫁母之父母尚無服制其餘黨屬有犯自當以凡

論定擬王建立因索欠爭角輒用烏鎗嚇唬致傷張
關生左脇立時殞命該撫仍將王建立依故殺外姻
總麻甲幼僅擬絞候與例未符題駁去後今據該撫
將王建立改擬斬候具題應如所題王建立合依烏
鎗傷人至死者以故殺論例擬斬監候乾隆三十二
年 月 日奉

旨王建立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疑竊毆死改照誣指良民拷打致
死何首級從軍

刑部會看得龔會等疑賊毆傷袁全身死一案據蘇
撫明 疏稱緣袁全於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黎明挑蒜赴市路由龔會場上經過被犬追吠龔會
先會失竊車軸留心防範是早聽聞犬吠心疑有賊
聲喊捉拿伊弟龔受聞喊先起攜帶鋤頭出視見有
一人挑物望東而走當卽追至沈元田畔喝問不應
舉起鋤頭毆打袁全右臂膊袁全將蒜墩下龔受又

以鋤頭連毆袁全右膝龔會隨後趕至見全袁之蒜
誤認行竊伊弟之物用言斥詰袁全聲言不應冤伊
做賊卽行混罵龔會取過龔受所執鋤頭用鋤腦連
毆袁全右臙朋袁全奪鋤龔會又用鋤口連毆袁全
右臙朋骨斷倒地延至二十六日殞命審供不諱將
龔會依共毆人致死例擬絞監候龔受依餘人律擬
杖具題查例載將良民誣指爲盜捉拿拷打除實犯
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等語今此案龔
會因先會被竊留心防賊聽聞犬吠疑賊喊捉伊弟

龔受出見袁全挑物而走喝問不應遂用鋤追打後
龔會趕至疑其所挑大蒜係行竊伊弟之物輒用鋤
連毆斃命其間並無鬪毆情形不應如所題龔會依
共毆人致死例擬絞龔受依餘人律擬杖應將龔會
改照誣陷良民拷打致死例擬絞監候龔受應照例
發邊衛充軍乾隆三十二年 月 日奉
旨龔會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共毆致死三人兇手擬抵用擔傷人之犯部改
不應重杖加枷號一月

刑部議覆湖南撫方 題龔長貴等戳傷傅榮清等

身死一案緣龔長貴與傅榮清等各有祖遺柴山界
址毗連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傅榮清等往山
割草見龔姓山柴茂盛隨往越砍適龔長貴等撞遇
將傅榮清等鐮刀扁担奪去二十日傅榮清同傅榮
佐傅榮賜傅大崽傅華榮傅德生往討適傅敖賢上
山挑草便路同行共至龔姓村外喊叫索還刀仗龔

姓不理傅榮清卽用松刀將龔姓村外小松砍倒兩
株傅敖賢亦用木担撬石龔長貴龔連生龔桃子龔
光儒龔顯及龔光球龔除仔龔顯宗望見樹被砍倒
各帶耙棍攔阻傅榮清卽執松刀向砍龔長貴用棍
格開順勢打傷傅榮清顯門傅榮清復舉刀向砍龔
長貴用棍一格彼此刀棍俱落在地龔長貴先拾松
刀跑走傅榮清亦拾木棍趕打龔長貴用刀抵格戳
傷傅榮清右乳倒地遣傅汝賢傅才純見鬪趨勸龔
連生用耙毆傷傅才純顯門傅才純逃逸龔連生又

見伊弟龔光禮被傅榮賜拳打上前救護用耙打傷
傅榮賜腦後倒地龔挑子被傅厥賢舉扁担向毆隨
用木耙向毆致傷傅厥賢頂心偏右龔挑子持耙奔
走傅厥賢持担從左向打龔挑子從右向打中傷傅
厥賢腦後倒地維時龔顯及用担毆傷傅榮佐顙門
偏左龔光儒用担毆傷傅汝賢頂心右顙門左傅大
忠用担毆傷龔顯宗鼻梁傅德生用担毆傷龔除仔
顙門傅榮清當卽身死傅榮賜於是夜殞命傅敖賢
於十四日身死屢審不諱將龔長貴龔連生龔挑子

俱依律擬絞龔顯及等擬笞具題應如所題毆傷傅榮清身死之龔長貴毆傷傅榮賜身死之龔連生毆傷傅敖賢身死之龔挑子均合依聞毆殺人律擬絞監候該撫疏稱龔顯及龔光儒傅華榮傅大恩傅德生俱合依他物毆人成傷律笞四十傅榮佐傅德生俱照不應輕律笞四十等語查此案雖起衅於傅姓而龔姓族人旣已奪取刀仗迨傅姓向索輒又羣集多人肆行毆打連斃傅姓三命情殊兇悍龔顯及龔光儒用担毆傷傅榮佐傅汝賢該撫僅照他物毆人

成傷律定擬殊屬輕縱應府龔顯及龔光儒改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一個月餘俱如所題元結

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奉

旨龔長貴龔連生龔挑子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
餘依議

三

犯人翻供以致屍遭蒸檢不應聲請立決

刑部會看得張其翎毆跌賈王氏身死一案據直督楊疏稱緣張其翎向同賈奉武佃種地畝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張其翎繼母司氏見賈奉武之妻李氏穿衣單薄將所質棉袄當票給與贖回當經李氏贖出拆取棉花絮衣穿用將衣片藏放箱內三十三年正月初一日賈奉武瞥見詢悉情由因張其翎素與繼母不和恐肇事端卽於初三日令妻將衣片送還經其翎之兄張其翹問明給還當面取未幾張

其翎回家見而查問張其翅告知前情張其翎嘆其
將衣拆毀隨持衣片往詢賈奉武理論因賈奉武外
出不遇卽疑賈奉武在家躲避手推賈奉武屋門置
罵遣賈奉武之母王氏聽聞還罵張其翎掌批王氏
左腮腴傷及耳根以致賈王氏失跌鍋臺墊傷右後
肋詎王氏傷重越日殞命該犯審擬解府圖卸重罪
翻供不認委員會審而該犯仍堅供不認開棺檢驗
實係真傷將張其翎擬絞監候聲明請

旨卽行正法具題應如所題張其翎合依開毀殺人律擬

絞監候該督請將該犯張其翎卽行正法以昭懲戒
等語查該犯將伊母司氏給與賈李氏之衣往問索
還事屬違犯敎令罪不至於立正典刑至其翻供狡
展以致屍遭蒸檢固屬兇詐可惡但似此情節較重
之案臣部向來統歸秋審時畫一辦理若竟于開陝
殺絞罪上加以卽行正法設遇不法重犯反致罪無
可加於審慎刑獄之道殊屬未協應將該督聲請卽
行正法之處毋庸議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

奉

旨張其翎依議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疑賊毆打平人落河淹死量減滿流

刑剖議覆蘇撫明 咨稱南匯縣民沈榮補疑賊誤
毆梅培觀落水溺死一案緣沈榮補與梅培觀住居
鄰村素好無嫌沈榮補耕種稻田坐落東岸卽於河
邊設車肩水田旁搭有草棚偕同伊堂弟沈小京觀
住宿看守梅培觀自幼繼與張永茂之母爲繼子張
永茂與蔡忝補合夥開張麵店蓄有牛隻乾隆三十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蔡忝補因日間天雨未經砟草
喂牛黃昏雨止喚同梅培觀搖駕小船前赴沈榮補

田之兩岸咋草貯放船內正欲搖回因河身窄狹轉
入東岸蘆葦船頭適碰沈榮補水車沈榮補聞聲驚
起疑係賊竊水車卽持扁担趕至河邊喊捉適梅培
觀站立船頭欲推開船隻沈榮補見有人影出自蘆
葦誤認爲賊卽用扁担毆打適傷梅培觀額顙站立
不住跌入河內連船覆溺蔡忝補一並落河旋卽扒
赴西岸見東岸站有人影卽叫喚梅培觀同回沈榮
補聞聲始知係蔡忝補因聞西岸蘆葦聲嚮疑係梅
培觀已先扒出卽以梅培觀回去之語回答蔡忝補

急欲查問梅培觀下落不及與沈榮補理論隨即回
店查看不見又至張永茂家賊問未回并將碎草被
毆落水情形向張永茂說知仍趕至河邊喊救沈榮
補聽聞即赴河撈獲梅培觀喚同蔡忝補扛抬上岸
梅培觀業已溺死驗審不諱將沈榮補比照捕役拿
賊與賊格鬪誤殺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殺人律追
埋葬銀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付屍屬領埋等因經
本部查核案情梅培觀等暮夜行舟誤槓水車原與
夜入人家形似竊賊者不同沈榮補持担喊捉既經

見有人影自必見有水車現存未被竊去何以尙疑
爲賊不行再問卽將梅培觀毆打落洵實非耳目所
不及思慮所不到自難比照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誤
殺無干之條且與蔡忝補叫喚梅培觀時該犯已知
誤毆卽應及早撈救乃謂因聞西岸蘆葦聲嚮疑已
出水遽以梅培觀先回之語向蔡忝補捏答亦屬疑
竇該撫遽將沈榮補比照捕役拿賊與賊格鬪誤殺
無干之人者仍照過失殺人律定擬殊未允協應令
再行妥擬到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查該犯看

車之棚搭在河邊河係斷港向無舟楫往來夜深人
靜驚聞車响起而前提驀見蘆葦人影只知爲賊倉
猝毆打不暇他計實無口角爭鬪別情現有梅培觀
同船之蔡忝補質供聽聞捉賊之語究與鬪殺之律
似稍有間將沈榮補照鬪殺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應如所咨完結可也

乾隆三十四年

糾衆共毆後下手傷重擬絞原謀杖流

刑部會看得陸廣學等共毆余美身死一案據蘇撫
彰疏稱緣余美之妻陸氏係陸廣學之堂姑常被
余美打罵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陸氏庶母陳
氏爲子完姻令陸廣士往接陸氏陸氏告知被夫打
罵難以行走陳氏聞言哭泣被伊族姪孫陸二毛聞
知詢悉前情陸二毛氣忿不平欲糾族人向理卽於
是晚糾約陸八又於次早復邀陸廣學同往走至余
美莊上場邊望見余美在門外種蒜陸二毛等因慮

若到余美家理論當著陸氏面不好說話遂令陸廣
學將余美喚至問其因何屢次毆妻余美不服出言
斥罵回身欲走陸二毛氣忿拾叉毆其左腿肚余美
益肆辱罵陸入被罵不甘奪叉連毆余美左右胳膊
右臂膊左肩甲右腿左腿肚等處麥叉毆折復用叉
柄戳傷余美左腿余美蹲下指罵陸廣學氣忿掌批
余美右腮朕余美用手架格欲行立起還毆陸廣學
復用左手按住余美脊背用右拳毆傷余美左後肋
右後脇移時殞命審供不諱將陸廣學擬絞陸二毛

等擬杖具題應如所題陸廣學合依共毆人致元以下手致命傷重律擬絞監候再疏稱陸二毛陸八均合依餘人律杖一百等語查陸二毛因余美屢毆陸氏該犯心懷不平糾同陸廣學等將余美毆傷致斃雖據該犯供稱僅往理論並未謀毆但該犯欲使余美恐懼後來不敢打妻其非僅往理論情甚顯然且該犯恐余美倔强糾人同往一見余美輒行亂毆其爲同謀共毆更無疑義陸二毛應改依原謀律杖一百流三千里餘應如所題完結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陸廣學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打牛誤傷八辜限外餘限內身死免抵減等

刑部會看得田繼成毆牛誤傷田王氏辜限外身死

一案先據蘇撫彭容稱田繼成係田王氏無服族

姪田王氏夫亡無子向與嫡姪田惲氏同居相依因

田惲氏之子田繼方物故立田繼成之弟田繼福爲

子田王氏心懷憎惡遂分居另爨乾隆三十二年九

月二十四日田王氏借備牛犁至田惲氏分授祖遺

田內奪耕田惲氏見而攔阻兩相爭鬧田惲氏將犁

頭打傷田王氏左肱肘田王氏仍在田耕種田惲氏

奪牛其時田繼成在附近田內工作俾氏賊同相帶
田繼成走至見牛被奪顛覆慮恐傷人隨取田邊鉄
鋤在牛後橫打牛腿一下牛復踢跳舉鋤又打牛腳
不意牛卽向前奔脫收手不及誤打田王氏右膝肋
延至辜限外殞命審供不諱將田繼成照過失殺絞
罪收贖咨部經臣部以田繼成先見田王氏田俾氏
奪牛爭鬧又見田王氏在牛之西田俾氏在牛之東
已非耳目所不及乃該犯拾取鉄鋤從牛後橫打牛
腿致傷田王氏右膝肋骨斷手勢自東向西正當牛

後脚踢之時豈不慮傷及牛前站立之人且該犯係
田輝氏繼子田繼福之胞兄聞喊趨至前勸連打田
王氏之牛其左袒之意更屬顯然破骨限外身死自
有定例遽以過失殺律問擬殊未允協應令妥擬到
日再議咨駁去後今據該撫將田繼成依律擬絞監
候並聲明限外身死照例奏請

定奪應如所題田繼成合依同姓服盡親屬相毆至死
律擬絞監候查田繼成於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
四日誤傷田王氏右臙肋骨斷延至十一月二十一

日因傷殞命係在保辜正限五十日外二十日之內
與奏請

定奪之例相符應照例聲明恭候

欽定乾隆三十四年 月 日奉

旨田繼成誤傷田王氏至保辜限外身死著從寬免死照
例減等發落

釁起戲拉已有爭鬪情形應照鬪殺擬絞

刑部會看得宋興甫與李亞俗戲奪燈籠以李亞俗撲跌蹴傷身死一案先據浙撫熊名稱緣宋興甫

在伊姊夫宋義源漁舡幫工李亞俗在宋禮和舡上

幫工捕漁回歸兩舡同泊起更時候宋興甫點燈開

舖李亞俗過舡戲耍奪取燈籠往後舡而走宋興甫

拉往李亞俗左手欲令轉身不期李亞俗腳踏舡內

竹棍一溜撲跌宋興甫放手不及隨勢跌壓李亞俗

背上致李亞俗蹴傷左肋左脇併扭傷左肱左腕

肘左肩甲因傷殞命 審供不諱將宋興甫合依過失
殺人律收贖咨部經 臣部查此案原驗屍格李亞俗
肩甲肱等處色俱青腫係宋興甫扭拉致傷雖衅
起戲拉已有爭鬪情形該撫遽將宋興甫依過失殺
人律擬請收贖與例不符應令再行妥擬到日再議
咨駁去後今據該撫永 將宋興甫合依鬪毆殺人
律擬絞監候應如所題宋興甫合依鬪毆殺人律擬
絞監候乾隆三十四年 月 奉

旨宋興甫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